吳郡志/卷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二 ◄

吳郡志
卷三十三

► 卷三十四

郭外寺

堯峰院，在吳縣橫山，即唐免水院也。院有十景，謂清輝軒、碧玉沼、多境巖、寶雲井、白龍洞、觀音巖、偃蓋松、妙高峰、東齋、西隱。

【蔣堂《新井歌並序》云：堯峰顥暹彈師，有道行，居常遊吳〔吾〕門。一日且曰：“山中鑿石造井，逾歲僅成。既冽而甘，大為叢林之利。頤得紀述，以久其傳。”因作歌云：白雲莽莽青山頭，一穴四面飛泉流。其初山間舊井涸，枯腸燥吻海眾羞。於時大士寶雲者，頤指土脈智慮周。山靈所感道心爽，檀施聿來工力鳩。雲鐳齊下遠雷動，石火內擊飛星稠。百尺虛空廓地表，［鑿井求水，山廠〔土〕十一尺，即有〔百〕尺虛空。見《內書》。］一泓清冽呀深幽。人疑從天墮月窟，或問何處移龍湫。次則其徒駭殊勝，競持應器嚐甘柔。饑狖連臂喜跳擲，渴烏引喙鳴鉤輯。碧甕光中轆轤曉，銀床側畔梧桐秋。實方餘地互相映，谷鮒坎蛙難此留。傍睨江形小衣帶，下窺湖面卑浮漚。何茲鑿飲有功利，一掬入口醍醐陵。熟者濯之昏鈍決，病者沃之沈痼瘳。而我時邀墨客去，松澗遠挈部籃遊。淨瓶汲引試香茗，雅具羅列無腥甌。［《茶經》：膻鼎、腥甌，非器也。］比之玉乳不差別，曲阿有玉乳泉。誚彼煉丹多謬悠。［俗傳天竺有煉丹井，而《茶經》、《水記》皆不載。］今茲泉眼在魯塢，所喜雲液鄰菟裘。［魯塢乃堯峰地，予昕居去之一舍。］苧翁既往乏鑒者，水記未載予將修。此山此井永不廢，此歌其庶傳南州。又《題半峰亭》詩云：何名半峰亭，堯峰路之丫。遊客趨層崖，鬥上多股戰。寶雲構茲軒，接引心不倦。所冀冠蓋來，少休松石畔。雄視金仙居，巍乎倚銀漢。自此更攀緣，須臾

躋彼岸。李彌大：雲峰何岩堯，去天餘幾丈。其下蔚華林，幽禪屹相向。我遊先朝暾，海日射巾杖，飛蓋不須持，步步蒼鬆障。山僧知我來，羅立是雁行。提攜兩行人，為我談寅相。一種勿弦琴。三歎無聲唱。開軒面東南，千里人俯仰。西登妙高台，更欲茲曠望。土斷澤繞山，煙濤渺雲浪。恐是六鰲連，蓬壺墮莽蒼。又疑鯨人海，偃脊起青嶂。時方老火熾，金石流欲煬。須臾變雲雨，為作雄風壯。翻手回涼秋，掀舞千林響。誰云免水宮，自是神龍藏。三高如可作，吾欲五湖訪。洗足巨浸心，振衣孤峰上。寄語誇奪流，得飽但相忘。長哦可當歌，踏月下空曠。　僧懷深《山居十詠》：湛湛平湖浸月明，漁歌吹斷曉風清。壞衣蒙頂趺跏坐，不稱詩情稱道情。右《清輝軒》。　深靜含秋一鑒寬，清甘聊酌齒牙寒，靈岩自笑窮山骨，明月泉慳隻欲乾。右《碧玉沼》。　聊向蒼藤掛六環，滿莎嘉致伴幽閑，雙眸淨洗看不厭，欲結遮頭草一間。右《多境巖》。寶雲珠草廣憚林，鑿石窮源意亦深。長歎甘泉不當路，汪汪空有濟人心。右《寶雲井》。　古洞深沉莫敢窺，森陰草木野雲飛。白龍何處淹頭角，天下蒼生待汝歸。右《白龍洞》。笑日野花青嶂下，歌春幽鳥白雲間。寶陀大士全身露，懊惱遊人卒看山。右《觀音巖》。　寒松門底如張蓋，接引嘉賓眼倍青。方丈老人迎送少，未應因汝下幽庭。右《偃蓋松》。下視群山盡子孫，孤高宜與月輪分。善財不用別峰覓，只此休時見德雲。右《妙高峰》。　憚板蒲團消永日，明窗淨兒映疏筠。一爐香盡六時過，轉覺山家氣味真。右《東齋》。　匿影長嫌山未深，閉門莫放俗塵侵。如今滿眼事奔走，欲向何人話此心。右《西隱》】

普明禪院，即楓橋寺也。在吳縣西十里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。

【孫覿《記》：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，即事賦詩。已有八門、六十坊、三百橋、十萬戶，為東南之冠。詩云“茂苑太繁雄”是也。逮乾符、光啟間，大盜蜂出，爭為強雄。而武肅王錢繆，以破黃巢，誅董昌之功，盡有浙東西之地。五代分裂，諸藩據□數州自王，獨嚮順事中國。有宋受命，盡籍上地府庫，帥其嚽朝京師，遂去其國。蓋自長慶訖宣和，更七代、三百年。吳人老死不見兵單，覆露生養，至四十三萬家。而吳太伯廟棟，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，可謂盛矣。建炎盜起，官寺民廬，一夕為煨燼。而楓橋寺者，距州西南六七里。枕漕河，俯官道，南北舟車所從出，而歸然獨無恙，殆有數焉。寺無石誌，按《吳郡圖經》：實妙利普明塔院，而不著經始之歲月。唐人張繼、張祜，嚮即其處作詩記遊，吟誦至今，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。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屠七成。峻峙蟠固，人天鬼神，所共瞻仰。至嘉祐中，始改賜普明憚院，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。屬有天幸，僅脫於兵火。而官軍蹂踐，寺僧逃匿，頹簷委地，飄瓦中人。臥榻之上，仰視天日，四壁蕭然，如逃人家。紹興四年，長老法

遷者，會其徒入居之。而相其室無不修，銖積寸累，扶顛補敗，棟宇一新，可支十世。寺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龍象所棲，升濟幽明，屢出靈響，尤為殊勝。而塔之役最大，更三年而後就。一日，遷老過余言曰：“願有紀也。”余嚮怪天下多故，縣官財匱力屈。天子減膳羞，大臣辭賜金，將吏被介胄以死，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。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逞，率常矚唱然舉首蹙頰，疾視其上，無慨然樂輸之意。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，無左右紹介之無。瓦盂錫杖，率爾至門，則倒衣吐哺，遺履起迎，惟恐後已。乃捐會幣，指困廩，舍所甚愛。如執左契，交手相付無難色。此何道也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，練學苦空，弊衣蠕食。不以一毫私其身，日以飾蠱壞、起頹仆為急。又飭其徒三二輩，持缽扣門，或持簿乞民間，日有獲焉，惟資以治寺。以故一方道俗，皆向慕之。凡所欲為，無不如誌，故成就如此。今吾鄉縣之長人者，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。赫然如神明之臨，又阻聲威以怛之，而後吏得以投其隙。吾欲以柔道理之。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。為均無急之以期，無使吏迫之。上下休戚，共為一體。人人歡然欣戴，如駒犢嬰兒之慕，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。夫以子弟而事父母，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。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為記，使歸刻焉。紹興十六年七月日，晉陵孫覿記。　張祜：長洲苑外草蕭蕭，卻憶重遊歲月遙。唯有別時因不忘，暮煙疏雨過楓橋。　張繼《晚泊》：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鍾聲到客船。　張師中：吳門多精藍，此寺名尤古。拒〔距〕城七里餘，冠蓋日旁午。斜徑通采香，遠岫對棲虎。岩扉橫野橋，塔影落前浦。霜樓鳴曉鍾，夕舸軋雙櫓。方丈中有人，學佛洞憚語。跡忙心已閑，道樂行彌苦。不為喧所遷，意以靜為主。何必深山林，峰巒繞軒戶。程師孟：門對雲山畫不如，師今一念六年居。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內翰書。［今禹僻王內翰，丁太夫人憂。任其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］　又《遊楓橋偶成》：晚泊橋逞寺，迎風坐一軒。好山平隔岸，流水漫過門。朱肪朝天路，青林近郭村。主人土，頭似雪，怪我到多番。　孫覿《與溫老》：閶闔曾城外，寒山古道西。若人具眼隻，與佛拍肩齊。白浪噴鷁首，黃塵送馬蹄。憧憧南北路，一榻有高棲。　又三絕：白首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。鳥啼月落橋邊寺，欹枕猶聞半夜鍾。　翠木蒼藤一兩家，門依古柳抱溪斜。古城流水參差是，不見元都舊日花。　三年瘴海臥炎宵，夢隔青楓一水遙。萬里歸來悲故物，銅駝埋沒草齊腰。　胡埕：朝辭海湧千人石，暮宿楓橋半夜鍾。明日館娃宮裏去，洞庭呼起一帆風。　張孝祥：四年忽忽兩經過，古岸依然窄堵波。借我繩床銷午暑，亂蟬鳴處竹陰多。　郭附：師子山雲漠漠，越來溪水悠悠。鍾到客船未曉，月和漁火俱愁。咫尺橫塘古塔，連綿芳草長洲。　一老修然自在，時時來係扁舟。】　福臻憚院，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。《舊經》云：梁天監二年置，今《記》中云，唐會昌六年建寺。有米芾大片詩兩壁，字畫奇逸，至今存焉。　【楊宿《記》：穹窿憚院者，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。先是蕭梁下詔，取梅梁於茲地。致白馬之奠，感明神之徵。因為白馬塢，即茲院之址也。至唐宣宗，

改元大中。重興梵宇，法眷承紹，六世於茲。事曠繕完，迨今百載。飛梁朽以虹天〔失〕，危簷壓而翼摧，則燥濕之患是生矣。大教不泯，招來信人。天王嗣位之八年，粵有當院徒弟奉安，發誌必葺。果得檀那繼踵而至，自夏侯、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，咸蠲淨緡。鼎新大壯，殿堂爽塏，廊廡寥輯，璿題次第以輝鮮，金地回環而嚴潔。於戲！阿含所云：若能補故寺者，是謂二梵之福。則安師之興葺能事，有是夫。諸檀信之慈悲喜舍，有是夫。魁茲勝事，願勒貞瑉。聊奮直筆，為紀歲時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記。】

寶積寺，在橫山下，亦名楞伽寺。山頂有塔，隋人所書塔銘，碑石全好，字畫秀整，絕類虞、褚。大抵隋人書法，兼傳晉宋間造意，甚可珍。今錄之。

《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》：竊以至理無言，非言無以寄理。玄蹤無體，非體無以明蹤。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。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。至如獻上童兒，聚沙稚子，尚獲無窮之報，猶成莫盡之因。況撒身命重財，崇諸聖業者矣。但樹因之最，無過起塔，崇福之重，詛甚建幢。而銀青光祿大夫、吳郡太守李顯者，乃華陽杷梓，江漢芳蘭云：夙布素誠，少匡王國。吐納風雷之際，出處朱紫之庭。縻爵峻於其身，隆基茂於往葉。溫良洽於郡國，孝友睦於閨門。建節讚治，張振化風。門雖望族，世載公卿。安仁樂智之心，無違終食。謙明惠厚之德，造次必存。仍共獎勸郡部宮人，奉為皇帝、皇后、齊王、六宮眷屬，各舍七珍，同崇八福。在郡城之西山頂上，營造七層之寶塔，以九舍利置其中。金瓶外重，石槨周護。留諸佛弗朽，遇劫火而不燒；守諸不移，漂劫水而不易。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，歲居齠齔，即起逾城之心；年將誌學，仍持航海之操。自離親舍俗。三十許年。洞識苦空，明閑法要。誠心內發，冥夢外酬。時間此山，（是）古之佛殿。乃共於此所，成斯勝業。願寶鐸常搖，法輪恒轉。含生回向，歸心上通有頂之天，傍及無邊之地。同離生死之苦，俱成涅盤之樂。其辭曰：相焉是滅，法矣非生。蓋纏虛萃，渴愛徒盈。不無不有，何體何名。業風既息，法水便清。以茲勝地，令德來持。功施合矩，化動成規。如雲出岫，狀月臨池。清流不倦，貽銘無疲。虔心局體，同歸共慕。施彼七珍，崇斯六度。下被群品，上資天祚。萬福莊嚴，千靈輔護。少宣令問，待秀苗聚。輪轉三有，馳流六通。獨善非德，兼濟為功。俱成法雨，用息塵籠。大隋大業四年，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、八日戊寅立銘。吳郡司戶嚴德盛製，文司倉魏瑗書。】

智顯禪院，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。

【孫規《新鍾記》：實賁華山智顯憚院，麵霞澤之洪瀾，背長洲之故苑。左控洞庭之峻，右挹靈岩之巔。刻蟠之閾，相望遊麋之墟密邇。真三吳之佳地，一方之上遊。先是，梁

天監中，有僧號憨憨者。至自梵天，營立香界。植錫杖之故所，化靈源之尚存。年把滋深，締架幾圮。國朝樣符乙卯歲，故府侯崇儀秦公羲，當歸然之未墜，思勉矣而可興，其疇尸之必有能者，即以今心印師居焉。增卑為高肇建宮殿之類，岌起金碧。垂一紀間，精廬克備云云。】

實相院，在吳縣西南七十里，古廢寺也。梁大同十年再興，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。

光福寺，在吳縣西南七十里。舊有銅像觀音，歲有水旱，郡輒具禮迎奉入城，祈禱必應。淳熙（三）年為人盜去，至十四年再得之。

【元祐中，建安黃公頡《銅觀音像記》：光福寺，距城六十里。有銅像觀音，其始作者與其歲月，予不得知也。康定改元六月，志里張氏，於廟傍之泥中睹焉。時久旱弗雨，相與言曰：“觀音示現，殆有謂乎？”乃具梵儀禱焉，即時雨降。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，州人必請命於刺史而致敬，無不得其感報。夫道之在天下，其廢興有數，而出處有命，亦惟其時而已。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，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，啟迪其善心。教令既不足以驅之，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。其在吳越，則若四明之奉化，東陽之雙林，錢塘之天竺是也。或因乎俗之所趨，或寓乎物之所感。顯相示化，變出不窮。以是因緣，不假言說。凡見聞者，隨其願求，各有所得。則雖頑囂抵冒之人，亦將有以善其心，況根性之厚者乎？則其所以輔世者。豈小補哉。此其佛教行乎中國，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，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。子母葬於寺之西南，常過其上。僧蘊恭屢求為記，予不得辭也。因序其事云。　唐顧在熔《題光福上方》：蒼島孤生白浪中，倚天高塔勢翻空。煙凝遠岫列寒翠，霜染疏林墜碎紅。溪渚或〔遠〕棲彭澤雁，樓台深貯洞庭風。六時金磬落何處，偏傍葦叢驚釣翁。】

澄照寺，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。

【天禧五年，陳最《記》：佛宇之興，其來尚矣。自竺乾人洛，象教歸周。琅函流貝葉之文，寶塔板玉毫之相。莫不圖諸爽皚，樹乃精藍。苟非背山而面林，左泉而右石，則何以延大幹之開士，啟孤秀之名園。是故驚嶺雄標，世尊因而說法。雙林秀拔，惠遠由是奠居。蓋人境之兩殊，亦古今而一致。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，山曰陽山。山之下，寺曰澄照。先是唐會昌中，丁某施白馬澗宅為白鶴寺，後有龍興寺，僧知又因遊其上，縱目周覽。嗟其年祀寢遠，名額僅存。榛莽靡除，基址甚隘。於是鴻臚卿左街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玄祚，舍祠堂基以構寺。不改舊額，因而遷之，始創茆茨數十問而已。觀其

崗巒環合，巖谷洞呀。真佛者之津梁，乃道林之形勝。靈啟其地，人興厥謀。決智力而有開，獲明神之來義。寺中有靈泉潛發，莫窮其源。決泄蓋自於神功，疏鑿豈因於人力。引山渠者數派，溉民田者百塍。水旱不更其淺深，遠邇必沾其潤利。為國彭城威顯公嚐而異之、因改曰仙泉。我宋祥符初，始賜今額。乾德中，義公既沒，上足蘊明，嗣而續（之），香火無廢。道者蘊與，亦義公弟子也。勇猛精進，出於常倫。痛先誌之未終，發精心而善誘。由是智者獻謨，壯者效用。經始勿亟，舉而新之。敞廣殿以安陣容，飾華禽而庋大藏。廚有庫香，積之供成。僧有堂，收雲之眾集。辰昏是警，鼓貯騰百尺之台；水陸致虔，設位於五層之閣。而又置懺院、法華院，亭榭高揭，房廊繚周。耽然巍然，不勝其壯觀矣。開寶中，太保韓公承德，復捨梳洗樓為塔院。詳其始末，敘厥廢興。見徵蕪辭，用紀珍琰。維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。】

明因禪院，在吳縣西南橫山下，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。

【淩民瞻《重建方丈記》：世之為放曠曼衍之言者，指宇宙為極矣。如來際宇宙，猶一漚也。嚐以大千世界為言，斯多矣，而未極其廣也。嚐又以兢伽沙世界為言，斯廣矣，而未得為無量也。然則無量者，非世論所可計矣。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，置諸虛空而不墮，納諸芥子而不迫，擲之方外而無動，沃之巨浸而不溺。神化無方，理絕思議。是《莊嚴偈》云：“淨土如所欲，受用皆現前。”蓋言諸佛如來，遊戲三昧，自在若此。雖欲貿梵世於忍上，遷內苑於鷲峰，固為不難。然且徇須達之請，而經營舍衛之室。忍其虛府庫，殫智力而後成。豈神境妙用，不足尚耶？嗚呼！非具大悲者，孰能與於此。眾生差別，知見冥鈍，要以檀施攝其初心。由是言之，隻園精舍。豈一手一足為之哉。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，睿階師頗易舊宇。其間未葺者，日益隳圮。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欹。迨已四稔。尺椽寸甓，不以強人。凡興斯緣，莫非樂施。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，後十月而工畢。坎高增庳，廣倍舊址。構憾榱桷，亦攻堅材。圬墁斫削，皆聚良匠。美哉輪奐，不日而成。如天持來，若地湧出。物不終否，在人而興。羅工之初，予嚐謂師曰：“弟子貧不能以財施，弱不能以力施。它日願施鄙文讚勝事。”明年師故，遺書來嶽陽，從索斯記。師昔住天峰，蓋有甚大綠事，未嘗刻一言，今反記此者，是欲攝我以文施，因得記其歲月焉。】

湧泉院，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。舊為程師孟光祿香火院，故程公賦詩甚多。比年，其家不振，伐木毀屋。以其地賣為劉孝韙侍郎之墓。

【程師孟《入湧泉道中十三詩》：小航時過越溪頭，當日吳宮事可求。西子冶容來作餌，

伍員忠憤反為仇。雖無別館虹蜺帶，［《吳郡賦》云：寒暑隔闕於遂宇，虹回帶於雲館。］但有荒台麋鹿遊。高望太湖千萬頃，夕陽依舊水東流。　窮冬未見六花飄，春意微微動柳梢。千丈龍形蟠暮嶺，一條虹影落溪橋。閶門飛跨何清泚，茂苑繁雄未寂寥。切幸早歸頻出郭，丙山隱客不須招。　因省先塋到故都，不妨閑步問耕夫。水雲蒼莽遙連洞，田野低窪稍近湖。秋熟幾家收橘柚，日生眾口藉菰蒲。今朝偶得西華稻，僧飯年年出玉腴。　道出橫塘跨石梁，塘南塘北稻花香。風吹舴艋輕如駛，日照浮圖峻若翔。遠岸漁樵三兩兩，近村鵝鴨一行行。回頭卻指城南路，雲屋朱樓氣鬱蒼。　寒林已見早梅芳，盡日臨流野興長。門外牛羊人自得，籬邊雞犬盜誰防。三江夜色滄浪白，千里秋香祀橙黃。借問船中何所有，根羹鱸　會酒先嚐。　舟行如葉泛長川，解水吳兒力可全。風急輒無幹浪破，岸欹能把一管牽。湖沉日影山頭書，雲漏天光雨足懸。試向中流東北望，城南寶塔在門前。　告老清朝分自安，從今榮悴不相關。有愁方見田家樂，無事才知釣叟閑。世故要看終始後，人生未免是非問。婦墳更在公塋側，一舸夷猶遂往還。　誰何不欲早忘機，今已高年古亦稀。翠柳陰中黃鳥過，青山影裏白鷗飛。新春已到無高下，故里重過有是非。人意不如毛羽意，聲聲猶道不如歸。】

天宮寺，在吳縣西南四十里。梁武帝天監中所營，唐德宗重加興飾。天聖間重新，前進士張汴為之記。

水月禪院，在洞庭山縹緲峰下。梁天同四年建，隋大業六年廢。唐光化中，僧誌勤因舊址結廬。天祐四年，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。皇朝祥符間，詔易今名。山有無礙泉，紹興間始名。

【讚寧《寄題水月》：參差峰岫晝雲昏，人望交蘿濁浪奔。震澤湧山來北岸，華陽連洞到東門。日生樹掛紅霞腳，風起波搖白石根。聞有上方僧住處，橘花林下采蘭澤。
積翠湖心迤邐長，洞台蕭寺兩交光。鳥行黑點波濤白，楓葉紅連橘柚黃。人我絕時隈樹石，是非來處接帆檣。如何遂得追遊性，擺卻營營不急忙。　慶歷七年，蘇舜卿《記》：予乙酉歲夏四月，來居吳門。始維舟登靈岩之巔，以望太湖。俯視洞庭山，殤然特起。雲霞采翠，浮動於滄波之中。即時據欄竦首，精爽下墮。欲乘風跨落景，以翱翔乎其間，莫可得也。自爾平居，鈣然思於一到。惑於險說，卒未果行。則常若有物偪塞於胸中。是歲十月，遂招徐、陳二君，浮輕舟出橫金口。觀其洪川蕩譎，萬頃一色。不知天地之大，所能並容。水程訴洄，七十里而遠。初宿社下，逾門乃至。入林屋洞，陟毛壇，宿包山精舍。又泛明月灣，南望一山，上摩蒼煙。舟人指云：此所謂縹緲峰下也。即岸，步白松間，出數里，至峰下。有佛廟號水月者，閣殿甚古，像設嚴煥。旁有澄泉，絜清

甘涼。極旱不枯，不類他水。梁大同四年，始建佛寺。至隋大業六年，遂廢不存。唐光化中，有浮屠誌勤者，曆遊四方，至此愛而不能去。複於舊址，結廬誦經。後因而屋之，至數十百楹。天祐四年，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。勤老且死，其徒嗣之，迄今七世不絕。國朝大中祥符初，有詔又易今名。子觀霞澤，受三江，吞齧四郡之封。其中山之名，見《圖誌》者七十有二，唯洞庭稱雄。其間地占三鄉，戶串三千，環四十里。民俗真樸，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。皆樹桑、梔、柑、柚為常產。每秋高霜餘，丹苞末寅，與長松茂樹，參差間於巖壑間。望之，若圖繪金翠之可愛。縹緲峰，又居山之表。民已少事，尚有歲時織釧、樹藝、捕采之勞。浮層氏本以清曠遠事物，已出中國禮法之外，復居深遠絕勝之地。壤斷水躡，人跡罕至。數僧宴坐，寂默於泉石之間。引而與語，殊無纖芥世俗問氣韻。其視舒舒，其行於於。豈上世之造民者邪？予生平病合鬱塞，至此曝然破散無餘矣。反復身世，惘然莫知。但如蛻解俗骨，傅之羽翰，聰出乎八荒之外，籲其快哉！後二年，其徒心源，造予乞文，識其居之廢興。欣其誠，請攬筆直述，且敘昔遊之勝焉。　湯思退尉吳縣時，《遊水月長短句》：畫船橫絕湖波練，更上雕鞍窮翠巘。霜橘豐垂黃，征衣盡日香。鍾聲雲外聽，金界將松映。何處是華山，峰巒杳靄間。

李彌大《無疑泉詩序》：水月寺東，入小青塢，至縹緲峰下，有泉泓澄瑩澈，冬夏不涸。酌之甘冽，異於他泉而未名。紹興二年七月九日，無疑居上李似矩，靜養居士胡茂老，飲而樂之。靜養以無疑名泉，主僧願平為煮泉烹水月芽。為賦詩云：甌研水月先春焙，鼎煮雲林無疑泉。將謂蘇州能太守，老僧還解覓詩篇。】

壽聖院，在吳縣西南二十里。晉天福五年，吳越國中吳單節度使威公文奉創建，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璙墓祀，初名吳山院。至本朝治平中，改賜今額。崇寧元年，威顯之孫奉議郎、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，俾承議郎、行少府監丞、雲騎尉強浚明為之記。

【元祐八年九月辛巳，同郡錢君慎微，過余言曰：昔我先王，既荒吳越。維子若孫，分建藩屏。我高祖匿陵宣義王，實鎮中吳。父子再世，嗣有節鉞。逮我皇祖司封，始至而仕於朝。然自廣陵而下，四世皆葬於蘇，晉天福辛酉〔丑〕歲，曾祖威顯公，始建寺於吳山之麓，以為薰修之所，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。本朝天聖丁卯歲，主僧惟久，嚐遷其寺少南。既又遷瓦塢，最後遷宋塢，則今所建寺之地也。治平中，賜今名壽聖院。厥初，屋才數十間，僧徒甚寡。歲久益壞，而僧之來者門眾。先將甲為山緡錢二十萬，俾其徒懷政合眾財以新之。然後瞻禮有殿，講說有堂，井廬庖湧，無不完具。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惻，相衍沃之地，辟田畝百。歲更豐凶，不資檀施，而寺常足食。先是，法堂獨庫陋不稱。寺僧智來，又侈大之以增其舊。此寺之興，逾百年，更三遷，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十其成之難如此。幸此寺日益新，僧之來者日益眾，則錢氏之興可知也。恐後來者

無以考世，吾子試為我書之。余曰：唯唯。詞曰：武肅多於，大王小侯。厥初啟宇，十有三州。分建子弟，維藩維扉。維時中吳，（式）控外境。廣陵受鉞，開壤千里。文穆之兄，武肅之子。生有其土，死即葬之。父子孫曾，相望緊緊。在晉天福，當威顯公。相方視址，爰作佛官〔宮〕。桓桓將軍，世濟其美。百年於茲，寺更三徙。浮圖惟小，實繁有徒。修敝徙〔複〕廢，不忘其初。太湖之濱，吳山之原。斷石刻辭，敢告後昆。】